

Nash 那山

Nash 那水

黄建华 主编

Naga 那嘎达



上海遠東出版社

那山

那水

黄建华 主编

那夏达



上海遠東出版社

那山那水那嘎达

主 编 / 黄建华

责任编辑 / 丁是玲

装帧设计 / 王 峥

版式设计 / 李如琬

责任制作 / 晏恒全

责任校对 / 周国信

出 版 /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36)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http://www.ydbook.com>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 版 /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 168 1 / 32

字 数 / 380 千字

印 张 / 14.5

印 数 / 1—3 100

ISBN 7—80661—734—5

I · 105 定价: 28.00 元

序 言

叶 辛

有人说，怀旧是人们意识里潜藏深沉的一种普遍情结。人们愿意缅怀已经逝去的难忘岁月，愿意就故人、旧物、往事发出种种感慨、追念和感悟。

有人说，20世纪中国的历史，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篇章，就算不得完整的历史，不管对这一运动的功过是非如何评说，但是作为历史那是抹不去的。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缘由罢，当年在黑龙江省爱辉县插队落户的众多知识青年，写下了这一部回忆往事的《那山那水那嘎达》。他们中的热心者费凡平同志给我送来了这部书稿里的四十篇作品。

盛夏酷暑，烈日炎炎，双休日里也不是读书的好日子。但我兴味浓郁地读完了这些朴实真切的文字。

是的，读完以后我由衷地感到，这就是三十年前的那些故事，这就是那一代知识青年，这就是我也曾经历过的蹉跎岁月，描写蹉跎岁月里这些真实的故事，他们不是想美化那个年代，也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他们是真正地有话要说。说给同伴们听，说给下一代听，更主要的还是说给自己的心灵听。

对已然逝去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运动，这些年里有过种种议论，作过各种评介。有人认为那是一场悲剧，有人认为这是一

序

言





种磨炼,有人认为完全荒废了青春年华,蹉跎了岁月,有人认为增添了人生阅历,青春无悔,不少人痛感那个年头不堪回首,不少人又怀着复杂的情感觉得值得回味和留恋。

那么,曾经在爱辉县集体插队的上山下乡知青们,对此又是如何看的呢?《那山那水那嘎达》这本书,作了最好的回答。

爱辉县是北疆的历史古城,从1969年到1979年的整整十年里,这里曾有5521名知识青年落户。他们下乡来到黑土地上的九个公社,两个林场,一个农场,建有98个知青点。直到今天,爱辉的土地上仍生活着几十名知青,他们是留守者,他们也是守望者。守望着已逝的岁月,守望着广袤的土地、守望者未来。

现在,五千多知青中的125个人,为《那山那水那嘎达》投来了170余篇文章,49个人提供了170余帧弥足珍贵的照片。投稿的人中,有76岁高龄的插队干部,74岁高龄的知青父母,如今正逢青春年少的25岁的知青子女,当然最大多数还是知青们自己,他们中的大多数如今生活在上海,却也有移居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的知青,就连当地下乡的黑龙江知青,也给《那山那水那嘎达》投来了稿件。

我想,他们不求回报、不需报酬地热心这件事,无非是想给那个特殊的年代留下一抹印痕,留下一点属于他们心灵的真实记录。

已逝的岁月虽然渐渐远去,但它不会消失。

所谓岁月如梭,沧海桑田。

是为序。

目 录

序 言.....	叶 辛	001
----------	-----	-----

插队的经历和感受

难忘的北上路程.....	李建一	003
大青马.....	费凡平	007
与狼共舞.....	张宝国	015
女知青学扶犁.....	谷克仁	020
一千元的故事.....	黄建华	024
知青队勇斗山火.....	李和平	027
三闯哨卡.....	陈铁民	029
一件“美差”.....	张理雄	032
楞场英雄.....	郑 良	034
高岗屯——人生的新起点.....	陶建义	037
我当保管员.....	马苏龙	041
从赤脚医生开始的人生之路.....	花似虎	045
林中迷路.....	周惠中	048
穿越白桦林.....	费凡平	050
夜行纪实——下乡后第一次赶夜路.....	苏进琪	053
荷花姑娘.....	周惠中	057
饥饿的感觉.....	周惠中	059
从延边到爱辉.....	黄 英	061
女子伐木的故事.....	钱 捍	064



为了中秋那顿聚餐·····	张永康	069
我的读书梦·····	陈璧佩(美国)	071
踏上人生路·····	黄慧芬	073
插队三十一年·····	王红生	076
归途迢迢·····	林云普	081
牛车·····	盛文秀	085
那年冬季·····	盛文秀	087
清清古兰河·····	郑良	094
生日·····	苏进琪	098
打铁挂马掌的故事·····	马苏龙	101
鱼梁子·····	严正	105
护秋·····	严正	108
那年,我正二十岁·····	费凡平	112
上梁惨案·····	钟德津	114
酒中四味·····	李维琮	117
忆插队时的家·····	杨绪武 矫焕勇	125
赤日炎炎打羊草·····	王建国	128
河套里与狼周旋·····	王建国	132
被野猪包围——第一次打野猪·····	侯承良口述	135
	刘昕执笔	
知青食堂——我们的家·····	张刚	139
清清托泥河·····	王刚	141
除夕夜·····	徐长明	149
摄氏零下五十度·····	黄志凝	152
东四嘉子二三事·····	姜乃锋	155
麦种调包记·····	陈明均	158
难忘的捕鱼经历·····	王忠越	161
首任兼职猪倌·····	苏宝龙	164
江畔随想·····	江振华	166
挥不去的忏悔·····	林康哉	171

说说 929 分队·····	张金保	173
江斗·····	焦正祥	175
会抓猪的狗·····	焦正祥	185
捞漂流木·····	韩自力	189
抓特务·····	韩自力	193
江边打井·····	韩自力	196
偷瓜·····	吴志强	200
开刀情缘·····	吴志强	202
打草·····	周文贤	205
我的非知青生活·····	陈治立	208
守望麦田·····	林云普	213
荒原,有一只讲台·····	孙和平	218
遭遇塌方·····	张莲云	221
搬豆中的极限挑战·····	毛仁昌	223
三遇死神·····	宋存妹	225
民族乡里女农机手·····	邓其卫	229
小小银针传真情·····	钱慧珠	232
养鹿人·····	韩立建	235
新“桃花源”记·····	庄康表	238
我的棺材·····	陈宜芳口述	243
	刘 昕执笔	
北大荒的雨天·····	杨佩华	246
我与千里驹·····	陈铁民	248
山榛子·····	茅亚雄	251
我当民办教师·····	王志军(德国)	253
南菜北移·····	黄 滨	255
村边那口井·····	谈 洁	258
风雪返城“路”·····	吴志强	260
难忘黑土地·····	苏进琪	265
眷恋您——古城爱辉·····	韩自力	271



难忘的大罕公路

不可磨灭的贡献·····	施孝方	281
上海知青好样的·····	田俊人	284
激情,在这里燃烧·····	李忠祥	287
“麻大山”·····	钱中五	290
生命,在山路中印证·····	周 迈	293
大罕公路往事·····	林兰新	298
不尽的哀思——祭老孙·····	周 迈	302
雨季的困惑·····	费名彪	306
三闯火海·····	施孝方	309
夜寻驻地·····	孙国英	311
筑路难,吃肉更难·····	孙英权	313
爬犁上的夜·····	泉 萧	315
晏智勤之死·····	钱中五	318
三连纪事·····	钱中五	323
一路风雨一路歌·····	马建华	326
有“这碗酒”垫底·····	李建民 王沪红	329
上山遇险记·····	毛仁昌	332
别了,大罕公路·····	傅今文	335

乡情 亲情 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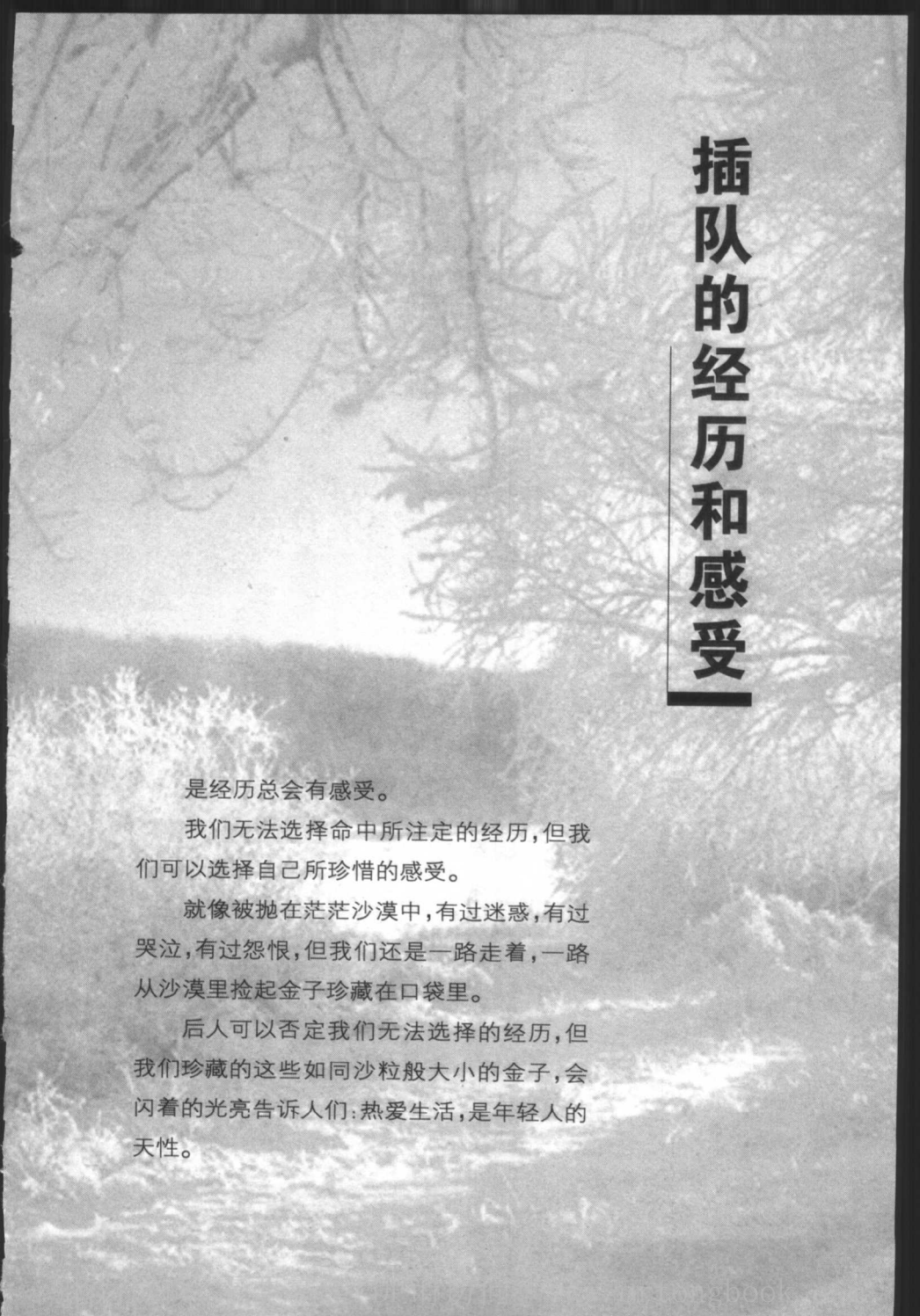
思念法比拉河·····	江 屹	343
难忘尹叔·····	徐 红	346
深深的怀念·····	徐 红	349
梦里,有一株芍药·····	盛文秀	352
病中联想·····	翁友芳(澳大利亚)	357
一对狍子角·····	周惠中	359

老农李德芳·····	林云普	362
老莫·····	陈汶远	366
贾大爷·····	张璞文	368
我见到的第一位鄂伦春人·····	蔡毓芳	372
拉腰子之旅——千里探女印象记·····	张招莺	375
情缘·····	邵荣英	378
追忆树清兄·····	舒继业	381
霍尔沁人·····	马庆发	385
魂系黑土地·····	孙英权	389
奶奶送我去边疆·····	钱 桦	391

重 返 爱 辉

重返北大荒——上海老知青第二故乡探亲侧记

·····	韩自力	399
单骑奔黑河·····	秦中杰	405
远方的祝福·····	沈碧娟	412
老松树的见证·····	赵基智	415
结伴爱辉行·····	费凡平	418
思念的日子——为秦中杰单骑北上两周年而写 ·····	姜爱国	423
追寻当年的足迹·····	王建国	425
一个人的回访·····	高幼元	431
我的第二故乡·····	王文祥(澳大利亚)	435
盼知青“常回家看看”·····	王红生	439
跨过黑龙江·····	沈碧娟	442
难忘故乡行·····	张纯兰	446
我随妈妈故乡行·····	薄海蓉	449
后 记·····		451



插队的经历和感受

是经历总会有感受。

我们无法选择命中所注定的经历,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所珍惜的感受。

就像被抛在茫茫沙漠中,有过迷惑,有过哭泣,有过怨恨,但我们还是一路走着,一路从沙漠里捡起金子珍藏在口袋里。

后人可以否定我们无法选择的经历,但我们珍藏的这些如同沙粒般大小的金子,会闪着的光亮告诉人们:热爱生活,是年轻人的天性。

the 1990s,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UK who are employed in the public sector has increased by 1.5 million, from 2.5 million in 1980 to 4 million in 1995. The public sector has become a major employer in the UK,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employer of women. In 1980, women made up 40% of the public sector workforce, and by 1995, this had increased to 50%. This increase has been driven by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growth of the public sector, the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the workforce,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public services.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employer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1980,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made up 1% of the public sector workforce, and by 1995, this had increased to 3%. This increase has been driven by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growth of the public sector, the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workforce,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public services.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employer of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ies. In 1980,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ies made up 2% of the public sector workforce, and by 1995, this had increased to 5%. This increase has been driven by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growth of the public sector, the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of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workforce,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public services.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employer of people who are over 50 years old. In 1980, people over 50 years old made up 10% of the public sector workforce, and by 1995, this had increased to 15%. This increase has been driven by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growth of the public sector, the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of people over 50 years old in the workforce,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public services.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employer of people who are under 25 years old. In 1980, people under 25 years old made up 5% of the public sector workforce, and by 1995, this had increased to 10%. This increase has been driven by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growth of the public sector, the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of people under 25 years old in the workforce,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public services.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employer of people who are part-time workers. In 1980, part-time workers made up 10% of the public sector workforce, and by 1995, this had increased to 20%. This increase has been driven by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growth of the public sector, the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of part-time workers in the workforce,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public services.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employer of people who are self-employed. In 1980, self-employed people made up 5% of the public sector workforce, and by 1995, this had increased to 10%. This increase has been driven by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growth of the public sector, the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of self-employed people in the workforce,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public services.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employer of people who are contract workers. In 1980, contract workers made up 5% of the public sector workforce, and by 1995, this had increased to 10%. This increase has been driven by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growth of the public sector, the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of contract workers in the workforce,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public services.

难忘的北上 路程

李建一



上海市虹口区五七中学当年赴爱辉县七二七林场的全体知青与教师的合影。

提供者：陈伟章

说是“知识青年”，真叫天晓得！1966年6月小学毕业，我们刚刚考完初中，闹起了“文革”，考试成绩被作废，到了1967年秋才被就近分配到不同的中学。中学里我们没有读几天书，应该算是玩的一族。

1969年冬季，终于轮到我們了。运气“不错”，叫“一片红”。就是全部去农村、边疆。我选择了黑龙江，选择了“插队”。

大概是春节前我报了名。春节后的3月18日我拿到了通知。学校一个锣鼓队，来到我家的小弄堂里，告知我“光荣下乡”。我甚至没有问去哪个乡村，因为那时的我根本没有多少地理概念，只知道是黑龙江，是祖国的北方，那里有冰雪，会很冷。

出发的前几天还真有点兴奋，要出远门了，很有意思。家人替我很快准备了一个旅行袋、衣被和一个旧皮箱。不知道去哪里领了张票，在上海的一家大商店领了一套大家都有的军色棉袄和大衣。大概还有30多元钱，家里又给了几十元。后来才知道，那是我的全部“家当”。

1970年4月4日，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我和洪湖中学的其他17名知青来到新沪中学集合，那里已经人山人海。穿军色衣服戴大红花的是知青，更多的是家属。不一会，我们的车队就



出发了。

应该说安排送行的组织者还是很有人情味的，知道我们即将要和这个生活多年的城市告别，带我们在熟悉的虹口区兜了好几条马路，也许他们知道我们很难再做城市人了。

车队最终把我们带到了彭浦火车站（现在的上海北郊站），那是一个专供货车用的车站。曾几何时因为下乡的人太多了，这里一度成了运送知识青年的“专用车站”。

车站上洋溢着各种感情，一片嘈杂声。都是那样的激动，都是那样恋恋不舍。有大人来送，也有老人，兄弟姐妹，有等待下一批要走的同学，还有小时候一同玩耍的朋友、邻里……

一些佩带着“红卫兵”标志的知青表露出豪情满志，向“战友”和亲人告别；还有一些是无奈而去的告别；更多的是听天由命的分别。“命运的火车”马上就要开动了，很快，嘈杂声被“呜呜”声替代，我看见窗内外的人们脸上都开始挂上了眼泪，有些想表示刚强的男子汉也忍不住在那里偷偷地擦泪……

3天3夜的火车，“知青专列”不需要上下客，可它还是不知停了多少站。4月7日早上，天蒙蒙亮，我们从梦中醒来时，透过车窗已经可以看见辽阔的东北平原，被白皑皑的大雪覆盖，人烟稀少，偶尔可以看见几处小平房，我们已经远离了上海。

3天来的思考已足以让我们感到：这可不是中学时候的下乡劳动，再也不能不辞而别随便回家了。那是八千里路云和月，意味着我们已经是东北人了。因为我们的户口已经被迁出，谁都不会想到在未来许多年里，人们想要再改变自己的身份，会要付出那么多的代价，有那么多曲折、艰辛。

当天早上，火车终于在北安停下了。这是一个不小的县城，北陲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位于小兴安岭的西侧。但这还不是目的地，我们马上还要换乘长途汽车，去翻越小兴安岭，去我们应该去的地方。这里刚下过雪，大家初次领略到北大荒的严寒冰冻，早已经“全副武装”穿得严严实实。还有二百几十公里，那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沙石路，谁也不知道还要多长时间能到。

车子向北开了,三十几个人挤在很短的车厢里。路坑洼不平,尽管车开得很慢,但不断地跳动,车厢里的人被弹得脑袋撞到车顶篷。起初大家有点惊,几次以后大家就习惯了。后来每跳一次,大家就笑一次。我们忘记了疲倦,也没有想到身上的寒冷。

这段路好像没有尽头,天又黑了,颠簸了一天,大家都困了,不知不觉打起了瞌睡。此时的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汽车的轰鸣声。实在太累了,我进入了梦乡,梦见的全是小时候的事。

不知道几点了,突然,车厢里开始了一阵喧哗,有人说快要到了,我们看见了一些昏暗的电灯光。“哦,这里有电灯。”“比想象的要好。”在上海听人家说那里的农村要点蜡烛,许多人的行李中都带了,还有人带了煤油灯等照明工具。

恍惚感觉开到了江边,“是黑龙江?”“是的,是黑龙江。”“我们到了,这是边境。”“黑龙江那边就是苏联。”我们又开始激动了,受当时的政治感染,一阵光荣感在心中冉冉升华。

车终于到了,突然外面又看不见电灯了,来接我们的当地农民手里拿着长长的蜡烛,说是停电。我们在一个小村庄下了车,好多马车等着接我们。定下了神,才看见他们中好多人都穿着黑色棉袄,讲的都是山东话。后来知道这里原来大多是山东移民,有过去“闯关东”来的,也有是老乡介绍老乡来的,他们说山东更穷,很多山东人都“喜欢”这个地方。

原来我们的落户就这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正式的宣布,我们“洪湖中学”的18人被城关一队的人接走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坐马车,像神话一样,走了五六里路就到了。把我们带进一所砖瓦结构的房子时,已是夜里12点多了。大家打开行李取出被子,马虎地睡下……

第二天我醒来才知道,我们住在一个不错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学校,房子的前面有一个大院,两面有许多高高的、足有六七十分公粗的大杨树,靠东侧有一棵古老的大“樟子松”,前面有一个碑,上面标写着“历史的见证”几个字,这个遗址被用来纪念中俄璦琿条约,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棵松树东侧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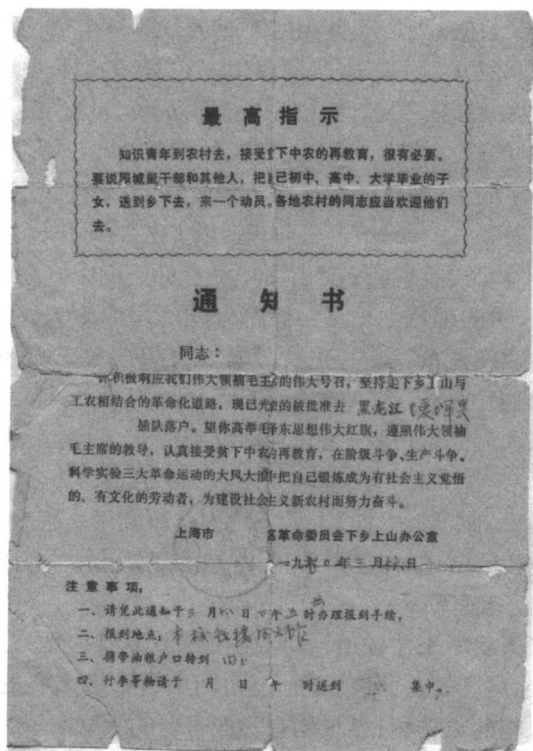
以看见许多瓦砾,是当年被沙俄军队烧毁的“魁心阁”。

历史上的爱辉,是重要的北陲重镇。

我们插队的爱辉县爱辉公社城关大队第一生产队,就坐落在这个遗址上。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开始了难忘的“新生活”,这些初出茅庐的大孩子开始以自己不同的经历、用自己的青春为代价、演绎出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

原爱辉公社城关大队知青

当年上山下乡的通知书



提供者:陈伟章

大青马

费凡平



照片上的这匹大黑马就是我们屯的那匹儿马子。你看，我骑上这高头大马，多神气！

提供者：黄建华

我当年下乡的边境村，它就紧靠在中苏界河——黑龙江边。边境村不大，从村头走到村尾的那一排马号，还抽不完半截叶子烟。百十来户人家，加上我们这百十个知青，与江东苏联的农庄日日对峙相望，也从不往来，远远望去，边境村如同一艘搁浅在江边的小舟，那江边耸立的边防瞭望楼，便像是舟上一杆落帆的桅。

边境村是极其宁静的，宁静得使人感到无端的寂寞。唯有那马号里阵阵惊空的马的长嘶，才会使人感到边境村的存生。在阵阵回荡的马的嘶鸣中，顶数大青马的嘶鸣最高亢、最洪亮，这是一种充满雄性的、底蕴着骚动的长嘶！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的知青，这声声原始的、狂野的嘶鸣，它常常使我想起远古人类的牧歌，更唤起我阵阵落魄凄凉的伤感。

记得刚下乡时，我收工后不顾一天的劳累，也不愿洗一下身上和脸上的泥汗，总会情不自禁地去那一排马号里消磨时光。马号也恰恰正是村民们最爱汇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谈天说地，吹牛扯皮，总以最平常的方式，咀嚼着生活。我去马号不仅是为了欢喜马，而是为了能和村民一道说笑逗乐，听他们那道不完的种种驾车驭马的绝招，好排遣一下心中的苦闷。

插队的经历和感受

